

聽老人說「畫」：

高齡者家庭繪畫中的生命故事與自我認同

摘要

老化為人生必然，老人的生命故事濃縮六旬以上的人生經驗，蘊含「如何活得更好」的「尋常智慧」(ordinary wisdom)，是十分珍貴的資產。

本研究採納人生八階段理論與家庭生命週期發展理論的「生命歷程觀點」，並以敘事理論為基礎設計出「家庭生命圖」繪製活動以及深度訪談研究歷程。蒐集兩位 65 歲以上高齡者的家庭生命故事文本後，以敘事理論探究其中的主題與意涵，以及家庭生命故事文本反映的自我認同及認同之轉變。

研究發現，兩位個案雖來自不同背景，然其家庭生命圖皆出現「錢」、「屋舍」、「家人」及「與工作有關的符號」等元素，象徵經營家庭的條件。兩人的故事則呈現不同生命階段的主題：艱辛的童年以母親為重要他人，必須在依戀與自我獨立間取得平衡；成年時期必須面對「婚姻與工作」以及「自由與責任」間的選擇。然而，無論生命是喜是悲，兩位高齡者皆在晚年階段呈現出維繫人生完整感的生命智慧。

研究也發現，兩位高齡者在家庭生命故事文本中的自我認同隨時間轉變，且呼應 Giddens (1991) 提出在「高度現代性」下，人們開始自我覺察、親密關係的型態轉形的特徵。

關鍵詞：生命故事、老人、家庭、自我認同、繪畫

壹、前言

海德格 (Heidegger, 1996)《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 A translation of Sein und Zeit*)的核心思想之一為「人是邁向死亡的存有」。人自出生即開始老化,「老」是生命所須面對的必要問題。而台灣的老年人口比例即將在 2018 年超過 14%, 進入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 (hyper-aged society) 時每五人就有一位老人(甘芝萁、黃邦平、吳亮儀, 2015.11.1; 內政統計月報, 2017)。因此無論任何人, 都應該刻不容緩了解晚年生活脈絡。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每四至五年針對老年就業、居住、經濟及對老年生活的期望進行問卷調查, 最新資料¹《102 年老人狀態調查》顯示, 老年人對晚年生活的期望第一名為「身體健康的生活」(37.3%), 其次為能與家人團圓和樂的生活 (29.9%), 經濟來源無虞地生活位居第三 (19.1%)(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4)。由上述數據可看出, 而理想的晚年生活也與家庭和樂習習相關。然而問卷調查出的精確數據, 卻難以讓人深入了解老人須同時面對健康、經濟、家庭議題相互交織的生活脈絡。因此, 本文希望透過高齡者的「家庭生命故事」探索晚年的生活脈絡與心境。

目前台灣 65 歲以上老人約生於 1950 年代以前, 他們的青壯年時期正逢台灣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 主要家庭結構也漸從大家庭轉為僅有父母及小孩的核心家庭, 因此他們須面對家庭價值與家庭結構的劇烈轉變 (陳欣宏, 1995)。老人在家庭結構與自我身心理狀態不斷轉變的過程中, 其自我認同的轉變亦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因此本文將「自我認同」納為研究關注之一。

越來越多研究與新聞指出, 藝術作為老人能掌握的創作形式, 可讓他們重新檢視生命, 具有正面效益 (葉加敏, 2009; 范家榮, 2010; 劉開元, 2014.11.17)。不少研究者也開始嘗試以「藝術方法」引導個案說故事, 例如高震峰 (2012) 利用照片故事作為訪談的主軸, 王阿進 (2013) 透過水彩、粉彩、陶土及照片等表達性藝術輔助訪談受訪者生命中的失落事件, 饒炎城 (2012) 則綜合照片與繪畫引導受訪者訴說故事。上述研究者皆借助不同媒材與文本中深入理解個案的生命故事。因此, 本文也採用「繪畫」研究輔助工具。

綜上所述, 老化為人生必然, 而老人超過六旬以上的生命經驗則是珍寶。因此若以統合及反思生命歷程的角度出發, 思索作為生命起源的「家庭」與自我的關係, 當是重要議題。

因此, 本研究之核心目的為以繪畫活動與半結構式訪談歷程構築情境, 探究老人如何從漫長人生擷取家庭故事, 並探究其家庭生命故事的內容及敘事結構所反映出的意義。並從高齡者描繪與自述家庭生命故事文本的方式, 探究其對自我在不同人生階段中的自我認同, 進而探究其認同之轉變與統合。

¹ 《106 年老人狀態調查》目前尚在問卷調查階段, 報告尚未出版。

貳、文獻回顧

本文文獻回顧將提出「老與家庭」的生命歷程的觀點，並回顧 McAdams(1988, 1993, 1996) 的生命故事模型，扣連敘事與自我的關連，並回顧 Giddens 的現代性認同理論。

一、老與家庭：生命歷程的觀點

本文不視「老」為僵化定義，而將其視為人類發展的必經歷程。人類發展理論可追溯至佛洛伊德(1949)關注兒童發展的性心理發展期(psychosexual stages) (Freud, 1949; Cox, 1996)。直至 Erikson (1964) 提出人生八階段(eight stages of life) 理論，才有關於成人發展的完整論述(Cox, 1996)。

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將人生八大階段可能出現的對立性格傾向，分別為和諧的(syntonic)與不和諧的(dystonic)，而兩者的平衡仰賴個體的積極參與(vital involvement)。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指出，童年時期個體從建立信任關係開始、逐漸產生意志力與目標，並學習實踐目標與處理任務；進入青少年期將面臨心理與社會影響的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個體必須選擇自己效忠的價值體系以進入成年前期，並從維繫一般友誼及與同一伴侶的能力中學會「愛」；進入成年的真實世界後，必須「關懷」生育、製造與創造的一切。

他們的理論更提及「老年期」狀態，認為當人們進入老年，為保持人生的完整，須仰賴「智慧」來抗衡絕望感受：

老年人藉著理解活了十幾年的自我、活在現在的自我以及在未來的自我，以平衡自我認定與角色混淆感……老年人正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可用時間的觀點來重新評估他的經驗(Erikson, Erikson & Kivnick, 1986/周伶利譯，2000，頁 159)。

表 1：生命週期八階段

生命階段	和諧的	不和諧	平衡
一、嬰兒期	基本的信任	基本的不信任	希望：由最初的母性照顧者喚醒希望
二、幼兒期	自主	羞愧、懷疑	建立孩童的意志力
三、學前期	主動	罪惡感	目的：(在遊戲中)實現目標
四、學齡期	勤勉	自卑感	能力：達成複雜任務的才智
五、青少年期	自我認同	角色混淆	忠誠：在不可避免的價值矛盾中，自由選擇價值體系
六、成年前期	親密關係	孤立隔離	愛：奉獻與互動，道德觀懷的基礎
七、成年期	生產繁衍	頹廢凝滯	關懷：關懷所有被生產出來的需求
八、老年期	統合	絕望	智慧：面對死亡時對生命超然的關懷

資料來源：《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人生八大階段》(頁 52)，周伶利譯，2000，台北：張老師文化。

然而此八階段卻非絕對分立，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提出「生命過

程漸變說」，認為生命階段是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經歷的複雜過程，人在每個階段中除預估未來可能發生的緊張狀態外也將重新經驗過去。例如 Joan Erikson 九十多歲時在《生命週期完成式》書中的〈延長版序〉強調自己到了九十多歲才真正面對老年的許多挑戰。由此可見，人類在每個階段皆有不同挑戰，且在生活的反思中將不斷經驗過去或發展未來。

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假定老人能否合宜地處理統合與絕望狀態，取決於過去他在每個年齡階段是否取得平衡。作者強調，在老年階段須同時面對「自身可能不再存在」的恐懼以及持續經驗的整合過程，在時間歷程中的種種行為限制、抉擇與拒絕組成人們的「自我感」(sense of "I")，作者強調「老年人的挑戰是必須面對已活過大半的人生週期，去整合智慧以在餘生中活出更美好的未來 (周伶利譯，2000：頁 78)」。

而家庭也可視為是動態歷程，如 White、Klein 與 Martin (2015) 提出之「家庭生命週期發展」(family life course development) 理論，此理論含個人生命全程理論 (individual life span theory)、家庭發展理論 (family development theory) 及生命歷程理論 (life course theory) 三個互補面向 (White, Klein & Martin, 2015)。

個人生命全程理論強調個人源自本體的發展，如佛洛伊德的性心理發展期。而較著名的是皮亞傑 (Piaget) 將孩童不同在年齡應有的認知能力分期，此理論也廣泛應用在兒童藝術治療中 (White, Klein & Martin, 2015)。然而這些理論模型皆將人類的發展區分為由一階段進入另一階段的間斷發展，且以「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ly deterministic) 式的觀點看待兒童的成長。

「家庭發展理論」強調家庭會經歷不同階段與事件，歷經系統性地、定型的動態改變，研究者把家庭視為具有生命週期的有機體，經歷出生、成長、維持、收縮及最終的死亡 (White, Klein & Martin, 2015)。

生命歷程理論 (life course theory) 則統整個人生命全程理論及家庭發展理論，認為無論是家庭或是個人都是種生命進程。這三種理論進程雖指涉不同面向，卻都關注個人源自本體發展的家庭因素、重視「時間」因子，並將個人與家庭的改變整合到與出生世代、社會、歷史與個人年齡等因素有關的社會結構中，因此 White、Klein 與 Martin (2015) 將此三種進程整合為「家庭生命週期發展理論」。

在家庭生命週期中，「時間」應為多面向的 (White, Klein & Martin, 2015)，如「生命歷程理論」採納「社會過程時間」(social process time) 觀點，認為與個人生命密切相關的歷史事件比起日曆或手錶上的時間更為重要，並關注個人所經歷的事件歷史 (例如離婚或生育) 如何影響後來的生命。因此，了解家庭過程的時間面向提供家庭研究可分析的事件標記。

綜上所述，本研究包含兩種相互交織的生命歷程觀點：一為個人的生命發展，二為家庭生命歷程。本文研究者基於上述理論設計「家庭生命圖」繪畫活動，請高齡者將人生視為一條軸線，在紙上以「線性」概念作畫，即是希冀透過線性概念具象化生命歷程。此外本研究也預設高齡者透過繪畫描繪出的家庭故事，即是具象化對個人生命來說具有特殊意義並影響人生的「社會過程時間」標記。

二、敘事研究與生命故事模型

本研究採納敘事論為理論基礎之一，首先回顧敘事研究與敘事學的背景，接著梳理本研究核心「生命故事」相關定義及理論模型。

(一) 敘事學 (narratology) 與敘事研究 (narrative research)

人類是天生就會說故事的生物，而許多文本都可以被敘事性地理解，像是語言、書寫和視覺材料 (Carrabine, 2016: 253)。

大約在 1980 年代，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重視敘事 (narrative) 及生命故事 (life story) 相關研究，心理學、心理治療、社會學及歷史學等學科逐漸開始運用敘事研究的理論及方法補足實驗法、調查法、觀察法等傳統研究方法之不足，以研究個人身分認同 (personal identity)、生活風格 (lifestyle) 或文化 (cultural)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8)。

Lieblich、Tuval-Mashiach 與 Zilber (1998/吳芝儀譯，2008: 4) 定義「敘事研究」為「任何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而敘事素材可能來自以訪談或文獻探討所得的故事，或學者以敘事形式寫下之札記或個人信件等。

臧國仁與蔡琰 (2017) 的專書《敘事傳播：故事／人文觀點》也梳理近年敘事研究的轉向，指出 21 世紀以來敘事論已成為跨學門的後起之秀，甚至引發世界觀的調整，習稱為「向敘事轉」(the narrative turn)。敘事研究者也逐漸從關注深植人心、代代相傳的「大敘事或主宰敘事」(grans/master narrative) 逐漸轉而關注小故事 (small stories) 的重要性。而此類以小故事為主要導向的敘事研究合併了生命故事、生命史、自傳式研究等主題，且重視「過去在現在的位置」，也就是如何由說者與聽者共同表述生命定位 (臧國仁、蔡琰，2017: 38)。

本研究採納微觀觀點，重視聽者與說者共述生命的歷程，且尊重研究對象根據其價值觀、情感及欲求述說故事的私有真實 (Crossley, 2000)。

(二) 生命故事 (life story)

假如你想要認識我，那麼你必須知道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定義我是誰。

而假如我想了解我自己，去探究我自己生命的意義，那麼我一樣也必須了解我自己的故事 (McAdams, 1993: 11)。

McAdams (1996) 提出，人人都擁有「個人神話」：一種由個人自然建構的故事，將生命中的不同部分整合成有目的、令人信服的整體。個人神話就像所有故事一樣，有開頭、過程與結尾，依據角色和情節的發展而定義。個人神話是種想像的行動，模式化地整合我們如何回憶過去、感知現在並期望未來。人們為了有目標地生存，會組成自我的英雄故事以描繪關於我們自身的必要事實 (McAdams, 1993)。

許多理論家認為，能夠統一且有目的地講述個體生命的形式就是「故事」。生命故事是個體重構過去、感知現在及預期未來，不斷內化與持續發展的自我敘事形式，且由社會心理所建構，受到文化與社會的影響 (McAdams, 1996)。

本研究整理 McAdams (1993, 1996) 的理路，將「生命故事」定義為「個人透過回憶過去、感知現在及展望未來，以某種時間序列（如開頭、過程、結尾）鋪排角色及情節的自我敘事形式。」McAdams (1988, 1993, 1996) 更從訪談中蒐集超過兩百多個案例，歸納出生命故事模型的七項內容：

1. 敘事語調 (narrative tone)：貫穿生命故事整體的情緒和態度基調，如樂觀的或悲觀的，可能以羅曼史、悲劇或諷刺等形式呈現。
2. 表徵意象 (imagery)：作者創造文字、圖像、聲音、氣味等象徵或隱喻進而開展生命故事的特殊意象，個體愛用的隱喻或符號可能反映自我認同。
3. 主題 (theme)：主題是指由角色在敘事中所追求的目標所導向的故事序列，主題表達角色的動機及渴求。換句話說，故事角色的行為與反應都彰顯他的人生目的，也就是生命故事的主題。
4. 意識形態設定 (ideological setting)：意識形態的設定指涉個人在故事中彰顯的宗教、政治、倫理信仰和價值觀，這種道德準則讓個體得以評斷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故事。
5. 核心情節 (nuclear episodes)：在生命故事中顯現出的特殊場景稱為核心情節，如故事的高潮、低潮、開頭、轉捩點與結尾，這些情節成為自我在敘事中證明自身存在的重要證據。核心情節最重要的不是過去實際發生的事，而是關鍵事件的記憶在整體人生中的意義。
6. 潛意識意象 (images)：所有的故事接包含人與非人角色，在生命故事中，主角就是關於誰的故事。潛意識意象如同有許多微小的、不同面向的自我居住在大的敘事自我中，此角色經由高度個性化的方式表述思考與行為。
7. 結局 (ending)：自我敘事的結尾是一持續發展的生成劇本 (generativity script)，故事的結尾開啟新故事將自我延續到後代，因此可以說這樣的動態性文本提供一種敘事機制，讓個體能創造一個超越自我的我 (McAdams, 1996)，朱予安 (2014：44) 稱之為「個體能經由敘事結尾特殊的角度作為看待自我敘事的後設方法」。

三、在敘事中建構自我認同

一、敘事與自我認同

(一)「自我」與「認同」之定義

朱予安 (2014) 指出，人們談論「自我 (self)」和「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時通常概念較為模糊。認同一詞的拉丁字源 (identitas) 意近於「不變的」與「相同的」，反映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我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存在，並在時空結構中具有連貫性的意義。

McAdams、Josselson 與 Lieblich (2006) 也指出雖然認同會隨時間和社會改變，但生命故事中會有某種穩定且連貫的主題，因此生命故事可以整合自我的不同面向為統合的且具目的的整體 (McAdams, Josselson, Lieblich eds., 2006: 5)。

此說呼應 Erikson (1980) 之想法，他認為自我即使處於多元情境中，仍能維持自身一致性，確立永恆的人生旨趣以區辨自我與他者的不同。但在後現代社會中，個體須經由反省、自我映照的過程才能於不斷再現中表達及建構自我 (朱予安，2014)。

綜合各學者 (朱予安，2014；Erikson, 1980; McAdams, Josselson & Lieblich, 2006) 的定義，「自我」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存在，雖可能隨時間和社會轉變而產生出不同「認同」，然人類仍能在生命進程中藉由自我觀照，整合自我為意義連貫且一致的統合整體。

(二) 敘事認同

McAdams、Josselson 與 Lieblich (2006) 在他們的書中開宗明義指出人作為說書人，我們說的故事也成為自我的一部份，人們應將生命視為完熟的、自我整合的敘事。他們定義敘事認同 (narrative identity) 為：「人們創造並講述有關他們自身的故事，以替自己和他人定義『他們是誰』」(McAdams, Josselson & Lieblich eds., 2006: 4)，進而回答「我是誰？」、「我要去哪裡？」及「我該怎麼存活？」等生存問題 (Giddens, 1991)。

Crossley (2000) 也提到，透過敘事人們去定義我現在是誰、我過去是誰、未來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因此，尋求生活中的意義就是去「創造動力性的敘事，使人類看似混沌不明的存在，顯得清晰可見且前後連貫」(朱儀羚譯，2004: 125)

簡言之，書寫生命故事是轉換自我認同及重建的方式，透過書寫或表述等敘事進程個體得以反思過去、感知現在及預想未來，區辨自己與他者之不同而維持一致的內在感受，進而建構出自我認同。

四、現代性與自我認同：Giddens 的觀點

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的現代性 (Modernity) 指稱 19 世紀至 20 世紀因工業革命而衍生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系統，包含資本主義與市場貿易擴張、科技與技術支配、民族主義國家興起等，先後影響西歐、美國與日本等地區 (黃瑞祺，2005；McAdams, 1996)。現代性創造個人脫離傳統人際網絡、達成個人經濟獨立的機會，高度現代彈性多元的就業模式及福利制度更讓個人生涯越來越不受傳統、家庭、階級及地位等單一社會因素影響 (何春蕤，2001)。

Giddens (1991) 指出現代化大量發展反思性的特定條件，因此形成所有人類行動的「反思性覺知」特徵。「現代性後果」指稱高度現代性下全球化對人類的影響，人類能越來越開放地形塑自我生涯、具反思性覺知且被鼓勵「構築自我」，因而形成「自我認同」此一新機制 (何春蕤，2001；黃瑞祺，2005)。他將自我認同定義為：「個體依據個人的經歷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 (Giddens, 1991: 244 / 趙旭東、方文譯，2005)」。

承上，自我認同的「內容」是由個人經歷所建構的特質，會隨社會及文化而改變 (Giddens, 1991: 55)。現代性也引起外在社會環境的重要變遷，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互動影響「親密關係的轉型」，無論是性關係、婚姻、家庭和其他制度都

需要開始論及自由、協商、流動和專業分工等「不那麼浪漫的東西」(何春蕤, 2001: x)。而正因為主體必須在自由和承諾間維持平衡, 形成現代親密關係難以維繫的原因 (Giddens, 1992/周素鳳譯, 2001)。

而自我認同的形成也與「時間」有極大關係。Giddens (1991) 指出, 在「生命週期」時間區段內, 自我認同形成跨越現代性不同制度情境的軌道, 每個人具有且實踐著一種依據社會或心理資訊流所組織的個人經歷。

而本研究將藉由繪畫活動與深度訪談的歷程, 營造敘事情境讓個體得以反思過去回憶、現在經驗及未來預期並將之表達出來。而研究者將藉由敘事探究的方法分析其生命故事文本如何反應自我認同, 以及其自我認同如何在現代性的背景下轉變或統合。

參、研究方法：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之敘事探究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核心目的為以繪畫活動與訪談歷程構築情境, 探究老人如何從漫長人生擷取家庭故事、其家庭生命故事內容與敘事結構的意義。接著從高齡者描繪與自述家庭生命故事文本的方式, 探究其對自我在不同人生階段中的自我認同, 及其認同在不同階段之轉變與統合。依據研究目的列舉研究問題如下：

(一) 在老人漫長的生命歷程中, 他的家庭生命故事為何？

1. 他畫下那些重要家庭故事？
2. 他使用那些敘事元素說故事？
3. 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的內容與結構反映出何種共同主題與意義？

(二) 老人家庭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認同為何？

1. 老人如何描述他在家庭故事中的角色？
2. 承上, 這種對自我角色的認知彰顯何種老人的自我認同？
3. 承上, 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隨人生不同階段轉變？

二、資料蒐集步驟

(一) 研究對象之選擇

過去研究高齡者生命故事或家庭故事之研究者有的以自身親人為對象(許佩瑜, 2013; 黃芮琪, 2013; 李柔, 2016; 宋興梅, 2016)、有的則以具特殊身分之高齡者為對象 (高震峰, 2012; 饒炎城, 2012; 李恩青, 2017)。

以自身家人為對象之研究通常能更為深入且細緻探究「不為外人所知」的隱密故事 (黃芮琪, 2013: 169), 較能與研究對象互動自如, 且能熟知研究對象的背景、家庭關係與歷史脈絡, 然研究者卻也容易陷入身兼「家庭成員」與「研究者角色」之難以平衡的雙重身分 (黃芮琪, 2013; 宋興梅, 2016)。本研究希望兼顧深入研究對象生命故事的優點, 但也擔心難以平衡作為研究者與作為家庭成

員的雙重身分。

為深入理解個案的家庭生命故事，研究者決定採非機率抽樣中的「立意抽樣法」(Babbie, 2013/林秀雲譯, 2013)，找尋符合以下標準的兩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年滿 65 歲、願意且具繪畫能力、能以口語（台語或國語）表達畫作內容與經驗者、男女比例各一，且一為研究者親人或熟識者，一為陌生人。

研究者於 2017 年 06 月 11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止共訪談兩位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第一位受訪者明子（化名，原文あきこ）為 84 歲女性，為研究者的祖母。明子出生於台北市南港區，為家中長女，下有三個弟弟及一個妹妹。她經媒妁之言認識同住在南港的丈夫，婚後從南港遷至新北市汐止區居住。她先後生下大女兒、二女兒、大兒子、三女、次子與么女，二女兒於嬰兒時期即送養他人。明子現與研究者之父親（次子）、一位孫女及一位孫子同住，與子孫互動頻繁。她的教育程度為日治時期公學校三年級，略懂日文以及中文，慣用閩南語。

研究者於 2017 年 6 月 11 日初訪明子並徵得研究同意，並於 6 月 12 日及 10 月 10 日進行兩次深度訪談。由於明子與研究者為家人，研究者已對明子的家庭故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彼此熟知個性及說話方式，訪談過程極為流暢。明子總能切中研究者的提問，回應直截了當，訪談時間介於 30 分鐘至一小時之間。

研究者透過華山基金會「汐止愛心天使站」站長及志工牽線，聯繫到第二位 79 歲的男性受訪者梅生（化名）。研究者於 2017 年 7 月 24 日與梅生初次見面時，他便自我介紹：「姓劉名梅生，本是山東人，今年七十九歲，還沒結過三次婚。」初次訪談即能看出梅生樂於分享故事、好客且幽默的個性。

研究者分別於 8 月 7 日及 9 月 4 日與梅生進行兩次深度訪談。梅生對於和研究者分享生命故事、人生哲理及日常瑣事相當樂此不疲，且其講述故事時習慣講述許多細節及對白，時而岔題另開分線故事，因此訪談時間幾乎都在 2.5 小時左右，超過本研究預設一到兩小時。

梅生於山東省平度市，生父因病過世後母親改嫁，1948 年隨父母來台入住四四南村，婚後先後遷居南港與汐止幾處。與第一任妻子生下長子、次女與次子，次子已逝，長子與次女失聯已久；第二任妻子則攜一女改嫁於他，梅生與第二任妻子離異後於汐止租賃公寓居住，平日偶爾以手機和現居北京的前妻與養女聯繫。梅生自小在私塾學習四書五經等知識，來台後求學直到高中畢業。

研究者整理受訪者背景資料及訪談時間地點如表 2：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訪談時地

個案	年齡	家庭狀態	教育程度	訪談時間（長度） ²	訪談地點
----	----	------	------	-----------------------	------

² 明子與梅生的訪談長度有所差異，起因於明子本為研究者家人，減少部分訪談背景資料的時間，且明子的回答多半直截了當且言簡意賅；而梅生講述故事的方式十分生動，包含極多細節與對白，有時岔題另開與提問無關的分支需要研究者拉回，因此訪談時間較長。然研究者認為應給予受訪者最大表述空間，不刻意增長或縮減訪談時間，只要受訪者的回答已達資料飽和階段（如開始重複故事）才停止訪談，因此訪談時間長度不影響研究結果。

明子	84	育有三女二子，丈夫已逝，現與次子一家同住。	公學校三年級	6月11日（40分鐘）	明子家中 明子家中 明子家中
				6月12日（60分鐘）	
				10月10日（30分鐘）	
梅生	79	與第一任妻子生下兩男一女，第二任妻子攜一女改嫁於他，現獨居。	高中	7月24日（150分鐘）	梅生家中
				8月7日（150分鐘）	梅生家中
				9月4日（130分鐘）	梅生家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二）資料蒐集歷程

1. 初次訪談：說明研究並了解研究對象背景資料

研究者找到研究對象後共進行三次互動，首次為初始訪談，主要為建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信任關係（鄭同僚，2015），研究者詳細說明研究主題、目的與活動過程，並以書面形式立定雙方之繪畫使用、訪談、照相與錄音同意，接著詢問老人基本資料與家庭人口組成。最後說明創作家庭生命圖之方法如下：

研究者提供老人蠟筆與四開圖畫紙作為繪製家庭生命圖之媒材，請老人將自己的人生的視為一條線，並以「家庭故事」為題標示出過去到現在的重要場景或時刻，其餘自行發揮並可自行以膠帶黏貼其他紙張繼續作畫。老人須獨力完成畫作，創作時間至多一週（活動編排參考 Liebmann, 2004／賴念華譯，2013；楊淑貞，2014；陳美伊、曾威豪、邱俊育與柯政華譯，2016）。

2. 第二次訪談：談「畫」，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之內涵

第二次會面時，研究者先請研究對象說明他的畫作以及作品中描繪的家庭生命故事，並針對畫面中的敘事要素提問，討論畫作的主題、涉及的生命故事及其中的意涵。為能更細緻且具結構地理解高齡者的家庭生命圖與生命故事，本研究援引 Rabiger（2000）提出之敘事六要素為訪談及分析架構。

Rabiger（2000）請學生從夢、報紙、雜誌、作家日誌中蒐集靈感，將之整理成「CLOSAT」分類，本研究進而將其分類轉為本文操作型定義，說明如下：

- (1).C 指角色（character）：可用於故事中的角色描述，操作型定義為繪者於畫中描繪的角色以及口述家庭故事時的人物。
- (2).L 指地點（location）：有趣的視覺化地點，作為事件發生的基本設定，本文操作型定義為畫作中描繪的故事發生地。
- (3).O 指物件（object）：可以引起好奇或回憶的物件，因為某地點、情境或所有者有所意義而值得被留存，操作型定義為老人描繪的物件或特殊符號。

- (4).S 為情境 (situation)：某種特殊的環境困境而讓角色處於某種特殊的壓力中，操作型定義為畫作中事件所發生的原因與背景脈絡。
- (5).A 指行動 (action)：任何具有潛在意義的行動，本文指畫中角色的行為以及老人口述其在故事中的行為及與他者之互動。
- (6).T 是主題 (theme)：通常不直接被陳述，但浮現於故事之上，本研究定義主題為浮現於故事陳述之上的核心思想與人生目的。

雖然 Rabiger (2000) 提出的方法原用於「書寫故事」，但 CLOSAT 分類仍涉及視覺畫面之建立，且本文之繪圖過程為輔助研究對象講述家庭生命故事的工具與媒介，因此本文並不分析畫面中色彩與線條等要素，而將關注畫面中出現之角色、地點、物件、情境、行動以及整幅圖畫之主題，研究者延伸 Rabiger 的理論設計出談「畫」架構表：

表 2：談「畫」架構表

代號	分類	操作型定義
C	角色	1.老人的家庭生命圖中出現的角色。 2.這些角色和老人的關係。
L	地點	3.在圖中畫出的地點。
O	物件	4. 畫面出現的特殊物件或符號。
S	情境	5.促使後續事件或行動發生的背景脈絡。
A	行動	6.畫面中的角色在做什麼事。 7.在這些地方，老人自己在做什麼。 8.在畫中，老人與其他角色有什麼互動。
T	主題	9.故事情節所彰顯的老人的核心思想與人生目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上述談話架構旨在幫助研究者能從不同面向探問老人畫作中的生命故事，如故事中角色、地點、物件的意涵、他所遭遇的事件情境及相應的行動，以及故事的核心意義。研究者將在老人說明其家庭生命圖時給予最大發言空間，待其說明完家庭生命圖後，才以表 3 為談話的基本架構進行追問。

由於半結構式訪談通常可能越來越深入，須預留充足時間才能得到深入的意義並延展更多面向，此外還得考量訪問者與受訪者之專注程度 (Rubinstein, 2002)，因此本研究預設每次訪談為一至兩小時左右。訪談歷程將以錄音設備紀錄，以利後續謄錄逐字稿、分析資料及撰寫研寫研究成果 (Crossley, 2000)。

3. 第三次訪談：深入家庭生命故事，探究高齡者之自我認同

本研究預設，研究對象歷經繪圖及與研究者「談畫」的歷程，是個體重構過去、感知現在與預期未來，不斷內化與持續發展的一種自我敘事過程，且可幫助老人重整家庭故事的意義 (Kerby, 1991; McAdams, 1996)。而研究對象能在此歷程中理解自我，構築自我認同 (Giddens, 1991)。

在第二階段訪談後，研究者整理高齡者的家庭生命故事雛形，捕捉蘊含 Rabiger (2000) 提出之 CLOSAT 六敘事要素的內容，以區分出高齡者漫長生命

故事的不同「生命章節」(life chapter)。

而為能更深入理解高齡者的生命故事極其在不同人生階段家庭故事中的自我認同，本文採用 McAdams (1988, 1993, 1996) 的生命故事部分³模型為第三次訪談的架構，以下為 McAdams 的生命故事模型與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

- (1). 表徵意象 (imagery)：作者創造文字、圖像、聲音、氣味等象徵或隱喻以開展生命故事的特殊意象。McAdams 假定個體愛用的隱喻或符號，可能反映其自我認同。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為畫作或訪談中常見符號與物件的「意義」。
- (2). 潛意識意象 (imagoes)：McAdams 認為潛意識意象如同有許多微小的、不同面向的自我居住在大的敘事自我中，而這個角色經由高度個性化的方式表述其思考與行為。研究者在第二次訪談後將區分出高齡者生命故事的生命章節，並在第三次訪談時請高齡者自述當時對自我角色的認知。
- (3). 核心情節 (nuclear episodes)：定義為生命故事中顯現出的特殊場景如故事的高潮、低潮、開頭、轉捩點與結尾。第三次訪談時將請高齡者選擇生命中的重大轉折，並說明原因。
- (4). 結局 (ending)：McAdams (1996) 認為，故事的結尾開啟新故事以延續自我，此動態性文本提供一種敘事機制，讓個體能創造一個超越自我的我。本研究將請老人預想生命故事的結尾。
- (5). 敘事語調 (narrative tone)：貫穿生命故事整體的情緒和態度基調。研究者將請受訪者描述自己觀看生命故事的感受並總結其生命故事想傳達的情感。

本研究參照 McAdams (1988, 1993, 1996) 的生命故事模型提出與核心情節及自我認同有關之深度訪談架構，整理成表 4：

表 3：第三次訪談架構表

生命故事模型	操作型定義
意象	高齡者在圖畫中使用到的物件和符號的意義，以及和過去其他的經歷的關聯。
潛意識意象	在生命故事情節中，高齡者如何看待自我角色或身分，與自我認同有關。
核心情節	高齡者自覺生命故事的重大轉折及意義。
結局	高齡者預想生命故事的結尾。
敘事基調	高齡者對自身生命故事的感受，自述傳達的情感或意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三次訪談與第二次訪談至少相距一週，目的有二，一來預留足夠時間讓受訪者沉澱心靈，而能在第三次訪談中與自己的經驗保持一定距離後進入自我反思的歷程；二來研究者有足夠時間整理高齡者生命故事的重要章節。

第三次訪談同樣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預計一至二小時訪談時間釐清第二

³ McAdams 的生命故事模型中的「意識形態設定」與「主題」將借重閱讀與理解生命故事的歷程，因此將在第三節「家庭繪畫與生命故事之敘事分析架構」運用，而不列於訪談問題。

次訪談未竟之處，並深入探究意象與潛意識意象、核心情節、結局與敘事基調。訪談將以錄音設備紀錄，結束後全文轉錄逐字稿以利研究分析(Crossley, 2000)。

三、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之敘事分析

Riessman (1993) 曾提出敘事探究的階段說，其中包含轉錄、分析與閱讀歷程，而 Crossley (2000) 則延伸 McAdams 生命故事模型後提出的資料分析步驟。本文整合二人之貢獻，提出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之敘事分析歷程與架構。

(一) 轉錄逐字稿

歷經一次初訪與兩次深度訪談後，研究者在兩次深度訪談結束當週將錄音檔謄錄為書面逐字稿，並加上研究者撰寫之觀察筆記以及高齡者之家庭生命圖做為研究分析之敘事文本。

(二) 編碼逐字稿

研究者將訪談錄音檔謄錄為逐字稿後，依照 Rabiger (2000) 的分類為逐字稿中的角色、地點、物件、情境與行動編碼。此外，McAdams (1988, 1993, 1996) 生命故事模型中提及的表徵意象、潛意識意象以及意識形態設定三元素與自我認同密切相關，因此在編碼時也將特別標註潛意識意象 1、2 等 (詳見附錄：敘事元素編碼表範例)。

(三) 分析與詮釋家庭生命故事文本

Crossley (2000) 提及，要了解自己與他人的個人敘事，必須仰賴「詮釋」，以及研究者投入與逐字稿之間的「詮釋關係」。因此，研究者必須努力不懈地和文本奮戰，投入詮釋的歷程。研究者整理如下：

1. 閱讀與熟悉：反覆閱讀全部編碼後的逐字稿，接著將編碼結果整理成生命故事敘事要素表，以熟悉高齡者「如何」敘述其生命故事。
2. 熟悉文本資料並抓取生命故事的生命章節 (life chapter)：反覆閱讀其生命故事文本後，研究者將整理受訪者從過去到現在與家庭有關的生命故事章節，並微觀每個生命故事章節的主題以及不同階段的自我認同。
3. 透過重要概念如表徵意象 (imagery)、潛意識意象、意識形態設定等分析與詮釋高齡者生命故事文本中的自我認同。整理 McAdams (1988, 1993, 1996)、Crossley (2000) 之文獻及本研究者之理解，列舉概念如下：
 - (1). 核心情節：「情節」其實透露出許多線索，本研究設計出讓高齡者開始回憶過去、感知現在及預想未來的情境，當人們注意到以前和現在的自我有所不同時，一些以前想都沒想過的問題就會浮現在心頭。例如：「真正的我究竟是誰？」「我是誰？」「現在的我應該早就……」這些探問讓人們反思在生活中驅策、激發自己前行的、真正重視的價值與意義。
 - (2). 表徵意象：個體使用的符號、物件可能為某種象徵或隱喻，凸顯對自我有所

意義的重要事物。研究者將捕捉受訪者繪畫與訪談中反覆出現的物件或符號，並深究其意義。

- (3). 潛意識意象 (imagoes)：McAdams 認為潛意識意象如同有許多微小的、不同面向的自我居住在大的敘事自我中，而這個角色經由高度個性化的方式表述其思考與行為。本研究捕捉研究者談及自身時常用的名詞、形容詞或比喻，以理解受訪者如何在不同事件中看待自身，例如：「我是個.....的人」、「我那時就是.....」、「我像.....」等句子就是關乎自我認同的陳述 (Rubinstein, 2002)，而潛意識意象正是釐清生命故事中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
- (4). 意識形態設定 (ideological setting)：McAdams 的意識形態設定意指個人在故事中彰顯的宗教、政治、倫理信仰和價值觀，這種道德準則讓個體得以評斷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故事。而在敘事文本的分析與詮釋階段，研究者將捕捉高齡者的對己或對人的評價、斷定或對某些事物的明確觀點及立場，以瞭解研究對象的倫理信仰與價值觀等。例如：高齡者提到家庭倫理中的孝道「應該」如何。
- (5). 主題 (theme)：Rubinstein (2002：150) 曾說：「『主題』可能是受訪者一再重述的重要事件，是自我再現的心中與關鍵，是生命敘事的摘要或索引。」。故事角色的行為與反應都彰顯他的人生目的，也就是生命故事的主題。研究者透過整理研究對象的生命章節、他在不同事件情境中相應的行動、不斷重述的故事核心，及其生命故事文本中的表徵意象、潛意識意象、意識形態設定等過程，以理解兩位高齡者家庭故事中的「主題」。

肆、 資料分析：高齡者「畫／話」家及自我認同

下文第一部份回應研究問題：「在老人漫長的生命歷程中，他的家庭生命故事為何？」。第二部份則回應研究問題：「老人家庭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認同為何？」

一、 高齡者之家庭生命故事

本節首先從兩位受訪者畫作所延伸出的家庭故事談起，再以 Rabiger(2000) 提出的角色、地點、物件、情境、行動及主題六元素分析逐字稿，整理受訪者的家庭故事內容、章節及敘事基調進而理解其家庭生命故事之主題與意涵，並回應研究問題如下：在老人漫長的生命歷程中，他畫下那些重要家庭故事？他使用那些敘事元素說故事？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的內容與結構反映出何種共同主題與意義？

(一) 明子的家庭生命圖與生命故事

84 歲的明子將人生喻為高低起伏的山稜，她在家庭生命圖中 (見圖 1) 將一生依照家庭的變化分為三大段落：原生家庭、自組家庭到現在的家庭狀態。

明子在畫作底部描繪她童年至青少年時期的生活：1934 年生，生肖屬狗，身為長女因家境貧困自公學校三年級輟學幫忙家務。她自 13 歲起必須分擔家計，

到附近的煤礦坑工作，某次發生意外，包含她在內的七人死裡逃生；18 歲開始她到織布會社工作，學習裁製衣裳。她提到當時要去工廠工作得穿體面的衣服，母親將自己的漂亮衣服給明子穿。但明子個子小，衣服太大件，同事問：「妳為什麼穿那麼大件的衣服？穿的虛虛⁴的？」明子在訪談時說明：「大件弄弄空空⁵，難看啊。」明子表達出當時必須穿母親衣服上班的不滿。

畫作更勾起她的回憶，她提到在工廠工作需要手錶，但她的薪水必須全都交給母親，向母親請求買隻手錶時遭斷然拒絕：「要買手錶，嫁人之後自己買。」

明子在畫作中段描繪婚後生活，25 歲生下大女兒、26 歲生下大兒子，後來接連生下二女兒、三女兒、次子與么女。她在畫作中央偏右處再度細描生大兒子時的場景：她在家中接生兒子後，把「男小孩」放在一張椅子上，小孩身上沾了點水，她幫小孩剪斷臍帶。生大兒子是明子在青壯年婚姻時期的「核心情節」，她在訪談時提到「生大兒子」後先生才收斂賭博、脾氣暴躁等惡習。

明子的畫中則常見「錢」及「錢無」字眼，經訪談得知，「錢」象徵明子能自我掌握的「權力與自由」。她在原生家庭中無法自主運用自己辛苦賺的錢，因為家中有「愛掌權」的母親，賺錢都要給母親。她提及自己某次跟風買時髦的東西，母親發現後大發雷霆的經歷，明子說：「跟人家買回家【她】就不高興了，錢的袋子就這樣從頭上丟下去了，說自己去用自己去用……。」（第三次訪談明子逐字稿，2017.10.10）？」

明子結婚後與先生的哥哥及兄嫂一家同住，先生的薪水都交由兄嫂，兄嫂嫌錢不夠、處處為難明子及她的孩子。她提到某次兄嫂的小孩把自己的女兒推入糞坑，她回家撞見不敢吭一聲，帶著女兒梳洗完偷偷繞路回家。她更提到當時家裡窮困，牽著女兒看到賣冰的小販時，她會趕緊繞路，因為「看到【冰】她想吃我沒辦法，沒看到就不會」。當時先生嗜賭、還會打明子，她曾離家出走一段時間借住朋友家及娘家，她更決定回到織布會社工作，努力攢錢在 1969 年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

畫作的第三部分，是明子現在的家庭狀態，她與次子一家住在汐止的房子中，更買了第二間房，她喻此為人生高峰。畫作結束於 2017 年 6 月 11 日，明子描繪一個老人拄著拐杖的背影，象徵年老的自己。明子表示無法為畫作取名，但她以高低山稜表達人生中的起落，並添上「笑笑過好日」作為自己的家庭故事尾聲。

整體來說，明子擅以物件描繪辛苦的工作場景，最常出現的物件有「錢」與「房子」，研究者將之理解為：有錢才能買房子，買房子就能保護小孩，因此錢、房子、家人對明子來說是家庭的重要元素。明子也在第三次訪談時明言：

如果沒房子一定要想辦法有一間，才不用給人家趕來趕去。一定要有一間可以躲，不會被說房租沒有繳，幾個月沒繳就要搬走，就要節儉一點，一間固定大家可以躲，不是比較溫暖？……啊有錢才会有房子（第三次訪談明子逐字稿，2017.10.10）！

⁴ 虛虛：閩南語，意指衣襠過大，穿起來過長又過寬。

⁵ 弄弄：閩南語，意指鬆鬆的、衣襠空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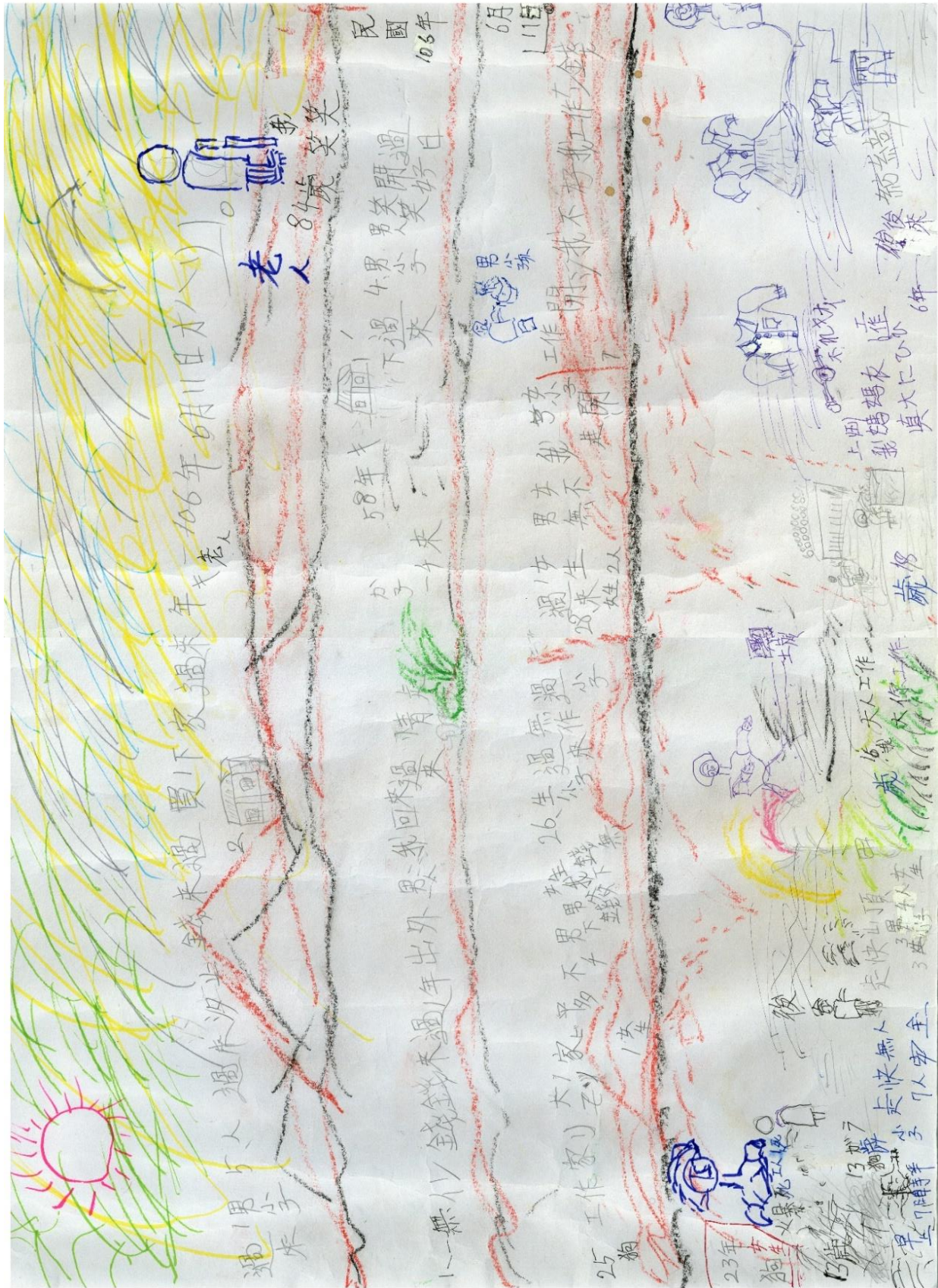


圖 1：明子的家庭生命圖

來源：受訪者提供

Rabiger (2000) 曾提出角色、地點、物件、情境、行動與主題集合成的敘事六元素，依照不同的敘事元素，明子的家庭故事可分為三大生命章節與支線：

1. 大女兒，媳婦命，拚命做事貼補家用。
 - (1). 工作遇難，驚險逃離。
 - (2). 工廠工作穿母衣，衣袖鬆鬆。
 - (3). 想買錶，卻被母親拒絕。
2. 嫁人卻遇惡毒兄嫂、愛賭丈夫，凡事靠自己。
 - (1). 老公愛賭博，決定自己出外賺錢。
 - (2). 女兒被欺負，兄嫂咄咄相逼。
 - (3). 小孩想吃冰，不要看就好。
3. 存錢買房一間間，笑笑過晚年。

在章節一「大女兒，媳婦命，拚命做事貼補家用」當中，明子住在南港家中，她描繪煤炭、台仔等物件代表她辛勤工作的畫面，而在她的口述中「母親」是要她工作、拿走她薪水、給她穿舊衣服、不給她買手錶的人。章節一反映明子童年到青少年期的主題：辛勞而壓抑欲望，努力扮演「長女」的角色，不敢違逆母親。

章節二則描述明子結婚後自組家庭的生活。嫁人後的明子終於能動用自己的薪水替自己買錶。但婚後的她並不幸福，她的丈夫嗜賭又會打人，曾讓明子氣得離家出走，而將無人照料的二女兒送給鄰居扶養。她的兄嫂更嗜錢如命，瞧不起錢賺得少的明子一家，家中缺錢、小孩被兄嫂一家欺負等情境讓明子決定自食其力回到織布會社工作，更在業餘自行報名裁縫課。她努力攢錢，就是為了買一間自己的房子，才能夠保護小孩。

在明子生命故事的第二章節，她在婚後終於有自己作主的權力。當丈夫賭博和家暴時，她可以選擇到織布會社工作。當她的孩子被欺壓，她選擇努力工作買房，因為房子能保護孩子。章節三中，明子描繪晚年遷至汐止的家庭生活，她添購房子並與兒孫同住，日頭及突起的山稜線象徵人生光明的高峰，佝僂的老人終於能「笑笑過好日」。她一生遭逢困頓時所選擇的行動是積極面對，她努力賺錢、逃離家暴的丈夫、存錢買房保護家人等作為，都反映她堅韌不拔的生命態度。

Erikson 的人生八大階段 (Erikson, Erikson & Kivnick, 1986) 提到在青少年期是個體形塑自我認同的重要階段，此時期若能自由選擇價值體系則可達到自我認同的和諧狀態。然而，明子的生命故事卻反映出，她在傳統家庭觀中因「生為長女」而有許多的限制：她必須工作而無法繼續求學，她想穿自己的衣服而母親卻勉強她穿自己的舊衣；明子想用自己賺的薪水買東西，卻被母親斥責。

明子看似服膺母親所加諸的枷鎖而不敢違逆，卻在婚後有了堅定的自我追尋目標：賺錢買房子。她並未明顯落入人生八大階段的任一框格或分類，若按理論來看她在成年時期理應在親密關係與孤立隔離間擺盪，學習愛與關懷的能力。然而她在成年時期因丈夫嗜賭、兄嫂仗勢欺人等情境，選擇「逃跑、離家出走、自己出去工作、送養次女」，看似逃避卻反而顯示個體生命的自由與韌性。由此也可見「人生八大階段模型」雖經典，卻難以全然解讀本研究個案豐碩的生命故事。

表 5：明子的生命故事敘事要素表

章節一、大女兒，媳婦命，拚命做事貼補家用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南港	工作夥伴	土炭、台仔	身為長女	幫忙工作養家	明子壓抑的童年：辛勞且渴望自主的「長女」角色。
南港	媽媽	媽媽的衣服、錶	無法買自己的錶	還無法採取行動	
章節二、嫁人卻遇惡毒兄嫂、愛賭丈夫，凡事靠自己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南港	長輩	兜檔褲、冰	沒錢	不讓小孩看冰	明子追尋自由與責任的青壯年：獨立自主的職業女性，逃離暴力，賺錢保護家庭。
南港	兄嫂	錢、房子	兄嫂嫌錢少	自己去工作	
冀坑	大女兒		小孩被欺負	暗自保護	
南港	老公	錢、房子	沒錢吵架	離家出走	
			丈夫打人	逃跑	
基隆	二女兒		吵架沒人顧小孩	小孩送養	
南港	大兒子 老公安定		沒錢	自己斷臍帶	
章節三、存錢買房一間間，笑笑過晚年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汐止	老人	山			老年：擁有房子，和家人同住的愉快晚年。
汐止	老人	拐杖			
汐止	次子一家	日頭	有了房子	笑笑過好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二）梅生的家庭生命圖與生命故事

第二位受訪者梅生稱自己的創作為「簡報式」（見圖 2），他以筆直工整的線條創作並註記精確日期，清楚呈現家庭生命故事。梅生的故事起源於中國山東半島，他於 1939 年生於平度，因生於臘雪寒梅的十二月，故父親為他取了小名梅生。梅生從小開始讀《四書》、《五經》、《三字經》等，父親接受過日本教育，因此後來成為日本人的「先生」。

那時日軍佔據山東，他的父親因老家被盜竊而倉促返家，半路上吃了一顆涼瓜，與心中怒火相衝，竟得急病死了。共產黨進入家鄉後開始批鬥，遠房親戚偷偷洩露消息要他們快逃，梅生的母親連夜帶梅生逃往青島老家。後來共產黨開始鬥爭，母親帶著他逃到青島。梅生在第二次訪談時感慨地說：「要是那天沒逃走，可能就和母親死在同一個坑裡了。」

母親為了生活改嫁給在四四兵工廠工作的劉先生，一家三口隨劉氏來到台灣，梅生同母異父的妹妹誕生。梅生在台灣度過愉快的小學、初中和高中生涯，因愛

釣魚被稱為「釣魚孩」。他高中畢業後在裕隆工作 12 年，期間繼父病逝，梅生每日買個饅頭配岡山豆瓣醬吃，一年來省下來幾千塊錢安葬繼父。

而母親因愛打麻將欠錢，就將位於四四南村的祖居⁶頂讓給他人，梅生開始在外租屋生活。1987 年兩岸開放探親是梅生人生的一大轉折，此轉折也在畫中呈現。他多次攜母返回青島探親，後來因母親生病而病例都在台灣，梅生想多留在青島一陣子就囑咐妹妹接母回台，妹妹答應後卻不斷拖延，拖了幾個月後梅生對妹妹說：「人家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我說你不要這個媽媽我還要這個媽媽，我說你不來講一聲我會把他送回去，你說你要來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媽媽的病不能拖，」妹妹含淚接走母親，卻再也不和梅生聯繫。

梅生與母親返鄉探訪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青島的三姨，梅生也結識三姨的女兒王氏，他見王氏離婚獨自一人帶著女兒在青島的生活艱辛，便熱心地說要帶她們來台灣生活。然而當時法律規定只有眷屬才能來台，梅生一問才知道表妹是無法生養的三姨從小抱養而來，便於 1993 年決定與表妹結婚，且為讓表妹來台，他將 43 萬積蓄存入表妹的戶頭，十二年後終於成功接妻子與繼女來台設籍。

他後來轉職擔任保全，更賣掉房子將勞保金拿來給妻子開餃子店。經營十個多月後妻子說不賺錢就收掉餃子店，後來妻子帶繼女回青島念書、工作，回台的頻率越來越少。而梅生的長子、長女因父親再娶而分家，在梅生母親死後與梅生完全斷了聯繫，梅生開始獨自生活。

再次收到小孩的消息，是 2010 年時警察打來的一通電話，曾經跟梅生最親近的次子雨中駕車意外撞上大石，享年 33 歲。梅生所有財產都在妻子那裏，他陷入經濟困頓後欲申請低收入戶，因而決定與第二任妻子離婚，並開始獨居生活。他的生命故事圖結束於現況：依靠社會補助，扣除房租後的可用金額為 6591 元。

仔細分析梅生講述生命故事時的敘事元素，可發現梅生的一生往返台灣與青島兩地，而家庭故事中重要的角色多為女性（母親及妻子們）。此外，梅生也善用指示性符號表現人物關係，例如用代表男性的♂及代表女性的♀表現夫婦關係或子女性別，此符號也呼應梅生在訪談中提及的強烈異性戀認同。又或者使用＝表現締結關係、「+」號表示婚姻關係，而「≠」則表示離異或斷絕來往。

而畫面中有不少與「工作」有關的符號如輪胎、TAXI、碗等，反映梅生從裕隆、軍車廠、開計程車、開餃子店、擔任保全到任職清潔工等工作軌跡，他也認為「工作是為了家庭，在家庭當中要有責任」。

⁶ 「祖居」一詞為梅生的用語，意指「舊居」之意。

此外，視覺符號的呈現而讓研究者可深入探究故事中的重要元素與意義。例如，研究者觀察到梅生一生雖多次遷徙，卻只在畫中描繪出在四四南村的一間房子，研究者向受訪者詢問原因：「我突然想到你住過很多地方，為什麼特別把這間房子畫出來？」梅生答：

這是眷村，我們的眷舍，結果我母親把他讓給人家，我就在外面租房子，她欠人家店錢，要還賬，我是軍方的兵工廠的，不能頂給外人，要頂給自己工廠的員工，就是四四南村房子頂給人家，我就從那時候開始在外面租房子……。(第二次訪談梅生逐字稿，2017.08.07)」

第二次訪談後，梅生的家庭故事更為具體清晰，研究者整理初訪與第二次訪談逐字稿謄錄的資料，挑選出具有 Rabiger (2000) 提出的 CLOSAT 敘事元素的片段，歸納為四個生命章節，並依照同章節分出支線如下：

1. 生父逝，母改嫁；共匪入，遷台灣。
2. 成家立業，第一次離婚。
3. 返鄉探親，母重病，妹拖延，重話斷了兄妹情。
- 4-1. 與青島表妹結婚，表妹來台又離婚，至今獨自一人生活。
- 4-2. 孩子分家，失去聯絡，再見時已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梅生的遷徙流離反映中國政治的變革，而他的工作經歷則反映台灣經濟的發展，然而個人的生命歷程也包含家庭故事，如兒時生父猝逝，與母親為躲避鬥爭逃離家鄉、母親改嫁後與繼父來台，在台灣結婚、離婚後梅生又再次隨開放探親回青島，並與表妹結婚來台卻又再次離婚，最後獨自住在汐止公寓中

他的一生遭逢多場別離，然而梅生卻以十分筆直、簡練、明晰的構圖繪製他的家庭生命圖，並命名「回味今生」。從敘事元素的使用中可以發現簡潔的符號、筆直的線條以及隨遇而安的故事情節，在在呼應梅生在訪談中提到自己面對別離的方式——抱持平常心。「平常」也成為梅生講述故事時的敘事基調，人生無常，只能以淡泊、平靜的態度應對。

若對照理論，可發現梅生的生命故事拓展了人生八大階段中「成年期」的面貌，梅生並未落入成年前期「親密關係」與「孤立隔離」以及成年期「生產繁衍」及「頹廢凝滯」的二元對立框格，而是在其間擺盪、抉擇並採取行動。他確實擁有滿懷的愛、關懷、奉獻以及互動，但只是無法將這些均分給每位家人。

在第一段婚姻中，梅生對妻子可說是寵溺、使命必達、有求必應，然而他對子女可能就採放任與自由的態度；他在中年時期選擇開始第二段婚姻，卻失去與親生子女間的親密關係。諸多事件反應生命並非二元對立的選項，而在親密與疏離間擺盪，在不斷在選擇當中推進生命的漸變歷程。此發現較貼近 Erikson 夫婦及 Kivick (1986) 後期提出的「生命過程漸變說」。

表 6：梅生的生命故事敘事要素表

章節一、生父逝，母改嫁；共匪入，遷台灣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山東	父親	男性符號	父親驟逝	母親改嫁	顛簸的童

半島		叉叉			年：因戰爭而遷徙流離的童年，與母緊緊相依。
平度	母親	女性符號			
青島	共匪 ⁷	共產黨黨旗	共匪入侵	與母親牽至青島與佬娘同住	
台灣	繼父	男性符號	國民黨退守台灣	遷至台灣四四南村	
章節二、成家立業，第一次離婚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四四南村	母親	祖居	母親打麻將欠債	賣掉祖居，梅生開始租屋	成年的責任：不斷工作、養家的兒子與父親。
台灣	第一任妻子	輪胎、TAXI	裕隆併入經濟部，取消半軍人優待	轉職	
台灣	長子、長女、次子	不等號	與第一任妻子離婚	梅生獨自扶養孩子	
章節三、返鄉探親，母重病，妹拖延，重話斷了兄妹情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青島	母親	黨旗	開放返鄉探親	梅生帶母親回到青島探四姨	成年的轉折——追尋自由：返鄉，再次結婚，斷絕與妹妹的關係。
青島	表妹	台灣的輪廓	初識四姨女兒，她離婚帶著女兒，日子過得不好	梅生決定帶她回台灣	
青島	表妹的女兒				
台灣	妹妹	不等號	母親生病須返台治療，妹妹拖延接母回台	梅生一句重話斷了兄妹情	
章節四之一、與青島表妹結婚，表妹來台又離婚，至今獨自生活					
地點	人物	物件	情境	行動	主題
台灣	第二任妻子	碗	法律規定只有配偶能來台	梅生娶了無血緣關係的表妹，為讓她來台，將積蓄全數存入後妻帳	壯年到老年：多次別離，獨自終老，卻談隨遇而安。

⁷ 共匪一詞為梅生所用，亦可看出他的國族認同。

				戶	
台灣、青島	繼女		繼女要回青島念書	梅生供繼女讀完大學	
台灣、青島	第二任妻子	不等號 \$	妻女回鄉後梅生獨自生活，須申請低收入戶證明	與第二任妻子離婚	
主題四之二、孩子分家，失去聯絡，再見時已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台灣	長子、長女		梅生續弦	長子、長女分家	
金山鄉	次子		次子離家失聯	梅生接到次子車禍死亡消息	
汐止	小可愛（狗）	十字架、手術刀	梅生獨自生活	愛犬小可愛死後，梅生獨居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 相互映照的兩條生命光譜：對照兩位高齡者之家庭生命故事

84 歲的明子與 79 歲的梅生年齡相仿、皆居住在汐止，但他們的身上卻承載各異其趣的生命故事。研究者對照兩人的家庭生命圖及家庭生命故事文本，從兩道蘊含豐富色彩的人生光譜中找尋相近的意義與殊異之處。

1. 家庭生命圖中的共同符號：錢、屋舍、家人、工作與精確的時間

McAdams (1988, 1993, 1996) 的生命故事模型中提到「表徵意象」是個體創造的文字、圖像等符號，透過象徵或隱喻開展生命故事。回望明子與梅生家庭生命圖中的共同符號有錢、屋舍、精確的日期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符號。

(1). 錢：

明子的畫作共出現六次「錢」字，貫穿她生命不同階段。身為長女的明子在孩提時期就必須從事可能危及安全的撿土炭工作，即使 18 歲成年後到織布會社工作也無法自由運用薪水；25 歲結婚生子後也因為丈夫賺的錢必須交由兄嫂一家而受人欺辱，明子決定再次走出家庭回到織布會社工作賺錢，努力攢錢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她稱此時期為人生的高峰，因為她終能自由掌握金錢。而錢可買房、買房可以保護家人，「錢」可以象徵明子的自主權力。

而在梅生的訪談中也曾幾次談及「錢」，但他的錢幾乎都用來給予，如看到可愛的孩子就包紅包給他、返鄉時捐五塊人民幣給乞丐，被當成財神爺等等。錢也是一種愛的付出，如梅生提到他將 43 萬積蓄全數存入第二任妻子的戶頭，妻子把錢全都拿走回到山東的經歷：

她把我錢通通拿走了，我算了不要了，在一方面嘛她現在有住院，總共住了好幾次院，都打電話給我，我雖然離婚了，夫妻一場啦。什麼事情

不要去想這麼多。愛是一種付出，我不是佔有你，想開了日子好過嘛（第三次訪談梅生逐字稿，2017.08.07）。

「錢」也可以是孝道的展現，如梅生提到大兒子是最為乖巧的孩子，只有他上班之後拿錢回家。而在他的畫作中，直到與第二任妻子離婚要申請低收入戶時才畫出「\$」的符號，他更在「目前」階段精確算出每月可用開支 6591 元。梅生故事可見「錢」的意涵不斷轉變，從愛的付出、施捨、子女孝道的展現，到晚年轉為生存的所需而開始精準計算每月可用的錢。

(2). 與工作有關的符號：

明子細描童年時期的工作環境，礦坑爆炸工人死亡的意象、撿土碳的辛勞歲月，而她最重視的是在「織布會社」的經歷，她畫了四件衣服代表在織布會社工作的時間。對她來說，織布會社的工作是供養家庭的經濟核心，也讓她得以走出家庭成為職業婦女，而工作除個人成就外也是賺錢養家的基礎。

梅生的家庭生命圖更出現大量與工作有關的符號，裕隆的標誌、軍車廠的輪胎、餃子店的碗、清潔工的掃帚等，他在訪談中經常談及過去任職軍車廠的風光，對他來說，工作同樣是養家的基礎。

(3). 屋舍：

明子畫中的房子代表她憑一己之力逃離兄嫂一家，給孩子能安心成長的空間，也象徵她的成就，可讓鄰居與原生家庭的親友刮目相看。

而一生遷徙流離的梅生居住過無數屋舍，然而他的畫中只呈現位於四四南村的眷舍，他在那裏度過愉快的童年，稱之為「祖居」的房子。然而因母親好賭，將祖居頂讓給人後，梅生就開始租屋生涯，至今與人共租一層公寓，擁有一間小房間。從明子與梅生的畫中可以看出，房屋與家有所連結，擁有自己的房屋是家的基礎。

(4). 家人：

兩人的畫中皆以文字或圖像提及「家人」。如明子的畫中描寫生下每個孩子的歲數，卻細描她在家中生下大兒子時自己幫他剪臍帶的畫面。生下兒子也是明子婚姻由衝突漸趨和樂的一個關鍵，自此愛賭博的丈夫便有所收斂；而梅生則在男性、女性的符號內寫下妻子、母親、妹妹等家人，並以加號表示婚姻、不等號表現關係破裂，以描述他與家人的關係。

2. 家庭生命故事共同主題

回顧 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的人生階段理論，他們提到人們在童年時期開始建立關係、產生意志力及目標；青少年時期開始須面對自我認同、價值體系的選擇；成年時期則開始發展親密關係，學習愛與關懷；到老年時期為維繫人生的完整感，則須仰賴「智慧」。梅生與明子描繪與描述從過去到現在的家庭生命故事，也蘊含此種「生命進程」的觀點於其中，然而他們的生命故事卻並非僵固的八階段模型，而是在時代更迭與世事變化中活出的複雜、豐碩、立體且不停變動的人生。他們的家庭生命故事反映不安定的童年、平衡責任與自由的青壯年以及反思自身的老年三段人生的核心主題。

(1). 不安定的艱辛童年與青少年時期：

明子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因為身為長女的身分而須肩負養家的重擔，她必須壓抑一切欲望（例如：買手錶）而聽從母親的指令，更曾經歷工廠爆炸等危及生命的驚險事件，她的童年似是一個不愉快的小女孩；而梅生自小就經常面對遷徙流離，生父在他不滿一歲去世、共產黨批鬥而逃離家鄉、隨母親再嫁等來到台灣。

兩人此時期的經歷都與母親有關，可見「母親」是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重要他人。而艱辛的童年並未阻擋兩人的成長，他們仍在成年時期有所目標與追尋。

(2). 在擔負責任與追尋自由間奮鬥的成年期：

明子與梅生皆在成年時期進入婚姻，擔負家庭經濟重任努力工作，然而他們皆曾面臨在家庭責任與自由間的平衡。明子生下第二個女兒時正逢丈夫好賭、夫妻關係不合的衝突階段，她決定離家出走一年投靠娘家及好友，並回到織布會社工作賺錢，次女因無人照顧而送養他人。然而當她回到家中，仍努力賺錢買房，以期能保護子女。明子的故事可看出她在個人自由與母親職責間的擺盪，最終找到平衡。

而梅生在第一次婚姻中承擔許多責任，努力工作賺錢，然而在與第一任妻子離異、返鄉探親後他面臨人生的重大關卡，他想與表妹結婚，卻遭子女反對，陷入追尋婚姻自由與家庭責任的兩難中。梅生選擇了結婚，無法諒解的子女卻離他遠去。此時期對兩人來說，生命難以全由自己做主，而緊緊牽繫配偶與子女。

(3). 反思人生，彰顯人生智慧的老年時期

明子與梅生皆曾歷經壓抑與不安的童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自由與責任間的兩難，然而到了晚年時期，兩人不約而同地都回頭關注「自身」。如明子在畫作最終段描繪自己是個擁有房產、能笑笑過晚年的 84 歲老人；梅生歷經兩次離婚、次子過世、幾次尋子不成的經驗，也開始反思自身的狀態：

我現在是孤獨一個人很孤單，希望家庭裡有一個溫暖，按理來講我現在應該【是】含貽弄孫的時候了，現在看著自己有親人大家聊聊天說說話也好，我不需要你們【子女】給我多少支援（第三次訪談梅生逐字稿，2017.09.18）。

然而面對晚年的失落，梅生卻以「知足常樂」、「沒有患得之心就沒有患失之苦」自我解答，呼應 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1986) 人生階段理論所提，晚年為維繫人生完整感而產生的生命智慧。

綜上所述，兩位個案的創作顯現其創造力。然而家庭生命圖中的共同符號則反映經營家庭的必要元素，以及兩人腦海中理想的「家庭圖像」，而他們家庭生命故事的共同主題則可呼應人在一生中可能面臨的共同議題，他們的生命經驗以及智慧足以傳承給下一代。

二、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認同

（一）自我認同在生命故事中的顯現

我們不能將這個被敘述的自我當作一個現實存在、有固定內容與本質的實體 (substance)，而應將他視作一個範圍 (scope)，行動者透過書寫展示與「自我」有關的內容。(胡紹嘉，2005：36)。

胡紹嘉 (2005) 指出，在敘事文本中可透過標示觀點、願望、遭遇、與他人的關係等標示出一自我範圍。此說呼應 McAdams (1988, 1993, 1996) 生命故事模型中，「潛意識意象」與自我認同有極大的關聯，McAdams 認為潛意識意象如同有許多微小的、不同面向的自我居住在大的敘事自我中，而這個角色經由高度個性化的方式表述其思考與行為。

本研究在分析明子及梅生兩為個案的家庭生命故事文本時，藉由抓取研究對象談及自身時常用的名詞、形容詞或比喻，以理解受訪者如何在不同事件中看待自身，例如：「我是個.....的人」、「我那時就是.....」、「我像.....」等關乎自我認同的陳述 (Rubinstein, 2002)。

此外，生命故事模型中的「意識形態設定」意指個人在故事中彰顯的宗教、政治、倫理信仰和價值觀，這種道德準則讓個體得以評斷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故事。換句話說，高齡者的對己或對人的評價、斷定或對某些事物的明確觀點及立場，可能反應其倫理信仰與價值觀。

本研究藉由分析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文本中的潛意識意象與意識形態設定 (如價值觀、宗教信仰等)，以理解其生命故事所反映的自我認同。

1. 明子家庭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認同

明子身為家中長女，自小學三年級後便無法持續讀書而得外出工作，她提到自己童年、青少年時期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大姊要賺錢養弟弟妹妹，賺錢要交給老母。」她無法向母親索取新衣、手錶等生活必需物品，也沒有零用錢、不能出去玩、婚姻也由父母做主，她稱此時的自己是「媳婦命」：

媳婦命就是，要做啦，人家喊、人家叫你做什麼就一定要做好，不然會被人家罵這樣啦，那就是媳婦命。事情叫你做你就一定要做，不做不行啊 (第三次訪談明子逐字稿，2017.10.10)。

此種自我意象反映出她的價值觀 (McAdams, 1988, 1993, 1996)：為家裡做事和犧牲的女性就像媳婦一樣。而當明子真正成為媳婦，她卻視其為人生的轉機，雖然丈夫會打人和賭博，兄嫂眼高手低、欺壓明子一家，又雖然明子認為自己無論是做妻子或是母親，都是要勞動、煮菜、工作，身兼數職的人，但她認為「嫁人之後才自己想辦法，要做事才有錢可以用」。因此她去織布會社工作、努力存錢、買房子，終於給子女一個遮風避雨的家，而成為能兼顧事業與家庭的女性。

因為過去的努力，明子現在成為擁有房產、可以享受生活、穿美麗衣裳、持續學習唱歌及寫字，而能笑笑過好日的老人。

2. 梅生家庭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認同

而梅生對於童年的自我意象與佬娘和母親有極大關係。他提到：

我吃奶吃到六七歲。因為什麼，我在青島，我母親在平度家鄉，她經常到青島來看看啊，我在青島跟佬娘住，我有時跟佬娘講：「俺娘一掀門

簾進來了。」就是想媽媽，做夢都會夢到掛門簾，門簾掀開來媽媽來了，她到青島來看看我（第三次訪談梅生逐字稿，2017.09.04）。

梅生兒時與母親分隔兩地，那時的他是個極為想念、依戀母親的小孩。而當生父驟逝，母親改嫁，梅生稱那時的自己就像「拖油瓶」一樣。搬遷至台灣後的梅生則是「調皮搗蛋的孩子」，他說自己做的「壞事不能說沒有，偷打人家的雞、偷挖人家的地瓜」。

梅生年齡漸長，他稱自己的個性在遇到第一任妻子時有了巨大轉變，變得順從、百依百順、會忍耐。

人嘛也能等也能忍，我不是說跟她第一次約會約在東南亞戲院，不來我兩個小時我也等，從那時開始脾氣慢慢改了，但是個性我很順從，就是把她寵壞了……，我的脾氣就【是這樣】磨練下來的(第三次訪談梅生逐字稿，2017.09.04)。

梅生認為自己在兩段婚姻中身為丈夫，是沒什麼不同的，但對第二任妻子則多了一分親情。因為後妻是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姨妹」，由「同一個佬娘帶大的」，因此他是表哥，也是丈夫。

梅生談及現在自身的處境時，非常平靜且務實，他計算每月的生活費，並說自己「很隨便」，遇事隨遇而安，因為「明天的太陽能不能看到，還是一回事」。雖然梅生在不同事件中反映出的自我意象極為複雜、多變，但他亦提到自己的真實個性，很能反映他在許多事件中的態度。他說：「心軟我的心很軟，但是硬我比誰都還倔強。」梅生對於自我的看法有所矛盾，反映出生命故事並非只有單一主題或觀點，而是從對立或不連貫中被表達出來（McAdams, Logan, 2006: 95）。

梅生對於「自我」的看法十分複雜且時而矛盾，他在各個事件中的行為則反應他深受儒家、佛教影響的倫理信仰與價值觀，McAdams（1988, 1993, 1996）稱之為生命故事的「意識形態設定」。如梅生的人生歷經多次生離死別，他至今孤身一人居於汐止的公寓中，在講述故事時，他好幾次停滯、嘆息，再度發語時卻總是以他的智慧自我寬慰。他認為面對人生離別的方式就是隨遇而安，他提到自己隨便的性格，並說「沒有患得之心就沒有患失之苦」，並強調自己是命運的主人：

【我是個】很隨便的人，什麼都 ok，我不是講嘛什麼都要就是不要臉，什麼都可以，我今天能夠安安穩穩的過生活，我很滿足，我不介意好像我需要什麼什麼，沒有患得之心就沒有患失之苦，你很想要這樣東西要不到就會很苦……。後來就辦中低收入戶、找孩子，哎呀命呀，修身不養命、謀道不擇時，自己修身養性不要怪命運，命運是自己創造出來的，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第三次訪談梅生逐字稿，2017.09.04）。

3. 自我認同的流變與統合

自我認同的形成與「時間」有極大關係（Sokolowski, 2000；李維倫譯，2004）。Giddens（1991）指出，在「生命週期」時間區段內，自我認同形成跨越現代性

不同制度情境的軌道，每個人實踐依據社會或心理資訊流所組織的個人經歷。

Giddens (1991) 援引 Rainwater (1989) 《自我治療》一書中提到的「與時間對話」，意指個體以積極態度在生命進程中持續自我設問的歷程，與生命中重大轉折或事件達成和解。而當長者開始繪製家庭生命圖，正是其回憶生命歷程、在個人化年表中插入有意義的事件，從事件中反思自我、與過去達成和解。

在梅生與明子的家庭生命故事文本中顯露的潛意識意象、意識形態等隱隱然反映出人類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反思其選擇、立場、價值觀與行動，而「自我」正如同動詞隨敘事不斷流動、轉變或統合 (Giddens, 1991; McAdams, 2006)。

整合上述明子的自我認同轉變可繪成圖 3，她的認同從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壓抑自我欲望、充滿委屈的媳婦命，到成年時期自組家庭，卻可自由運用薪水並賺錢養家的職業婦女，最後因過去努力買房，而能在晚年與子孫同住的愉快老人。雖然關乎自我認同的潛意識意象隨生命階段不斷轉變，卻也彰顯出明子的內在統合認同：不屈不撓，懂得調和人生苦難並努力生存的自我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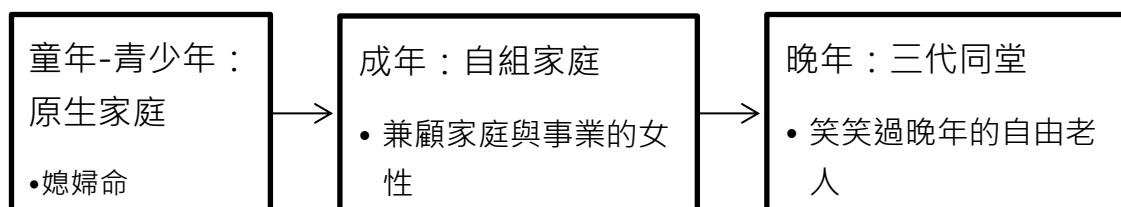


圖 3：明子自我認同遞變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梅生一生經歷許多家庭變化，其自我認同亦不斷轉變，在原生家庭中梅生是吃奶吃到六七歲、依戀母親的小孩，原生家庭卻因父親過世而瓦解，母親改嫁而形成繼親家庭。梅生隨繼父遷往台灣，因很會釣魚被稱為「釣魚孩」；度過愉快童年的他自組家庭後轉換許多工作，成為順從的丈夫與養家的父親，第一任妻子離異後則是獨自攜子的單親爸爸；返鄉後梅生想與表妹結婚，卻引來親生子反目，他供養女大學畢業後再度離婚，而成為獨自生活的老人。整合梅生不同人生階段的潛意識意象，可繪成圖 4。梅生的認同雖隨不同家庭轉變，然而他在晚年的反思與自述中稱自己雖經歷多次別離，仍能隨遇而安、知足常樂。然而他在訪談中也經常提到「死亡」，開玩笑說自己「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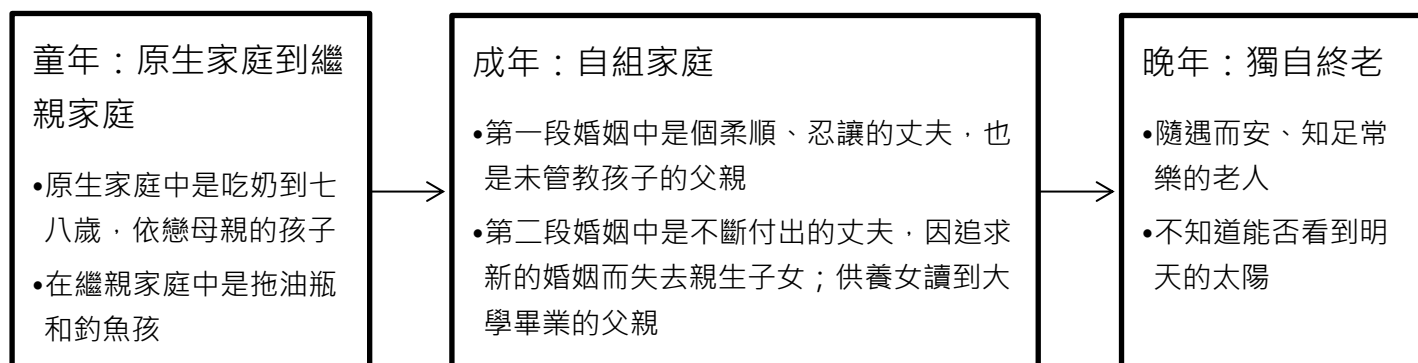


圖 4：梅生的自我認同遞變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研究發現，明子的自我認同隨時間緩慢形成與轉變，她在原生家庭中作為一個要工作養家的、像媳婦一般的長女，而結婚後則要「要做事、勞動、忍耐」，成為母親後同樣得「勞動」、「煮菜」，而因為自己的努力而成為十分自由快樂的老人。她從媳婦命轉變為能獨立自主的職業婦女，反映其人生信念：努力工作賺錢才能擁有自由並支撐家庭；而面對不公平的待遇，她則有自我生存之道：「我若不做我一溜煙就去七逃【玩耍】整天，玩完再回來這樣就高興啦。」

梅生家庭生命故事文本中的自我認同則因經歷許多家庭變化而不斷轉變。他從童年時期依戀母親的小孩、到成為繼親家庭的拖油瓶、來到台灣之後是頑皮的釣魚孩。成年後他結婚生子，成為順從的丈夫更在離婚後獨自扶養孩子長大。返鄉探親成為他生命故事的轉折，他因想與表妹結婚而引來親生子女反目，供養女大學畢業後再度離婚，而成為獨自生活的老人。他在晚年的反思與自述中稱自己雖經歷多次別離，仍能隨遇而安且知足常樂，反映其生命智慧。

兩位個案的家庭生命故事給予研究者莫大的啟發。當研究者在回扣文獻時，發現人類的生命並非決論論似地依照 Erikson、Erikson 與 Kivnick (1986) 的生命週期八階段直線前進，例如明子在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因「家庭角色」的束縛而壓抑的自我欲求在成年時期獲得解放，又如梅生的成年期反覆歷經親密關係的連結與關係斷裂，這些經歷卻未讓他在晚年時期產生絕望感受，他「隨遇而安」的生命態度反而彰顯其面對生命經驗的超然智慧。

伍、結論

一、聽老人說「畫」：高齡者的家庭生命故事

研究者聆聽高齡者自述家庭生命圖，並與之進行深度訪談後，研究者整理出明子與梅生兩位個案的生命故事意涵。今年 84 歲的明子喻人生為高低起伏的山稜，她的家庭故事從蟄伏在南港的艱困童年說起，她身為長女自公學校三年級起輟學到煤炭場撿炭、青少年時期即到織布工廠賺錢貼補家用；她奉父母命結婚，婚後丈夫嗜賭且有暴力傾向、兄嫂更仗勢欺人，她決定踏出家門回到織布會社工作賺錢養家；在多年努力之下存錢買兩間房子則是她人生的高峰，她表示自己因為有房、有子孫陪伴、有自由而能笑笑過晚年。

如今 79 歲的梅生回味今生時，則以筆直的線條描繪曲折的人生。他生於山東，父親在他未滿一歲時病逝，因共產黨開始批鬥而與母親逃亡，母親改嫁後隨繼父來到台灣度過童年。結婚後生下兩子一女，妻子在離異後棄子不顧，他獨自攜子自營計程車生意；1987 年是梅生人生的一大轉折，他與母親返回青島探親，母親重病得返台，他對拖延接回母親的妹妹落下重話，自此斷了兄妹情感。而他堅持與青島表妹再婚則引來子女猜忌與疏離，與第二任妻子離婚後依靠社會救濟獨自一人生活。而面對充滿別離的曲折人生，梅生以「平常心」、「隨遇而安」的人生智慧應對。

明子與梅生雖為兩個背景各異的老人，然在他們的家庭生命圖卻可見共同元素（可見圖 5）：錢、屋舍、家人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符號象徵經營家庭的必要元素，彰必須擁有自己的屋舍，以及努力工作才能賺錢養活家人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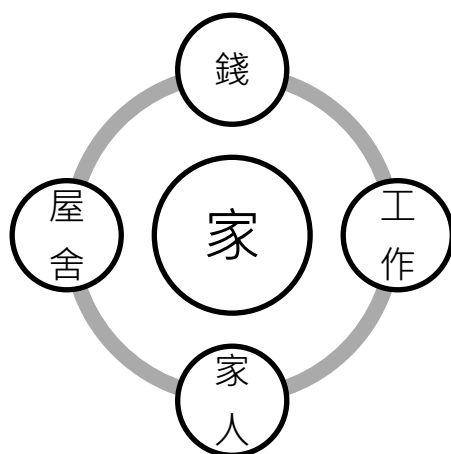


圖 5：高齡者家庭生命圖共同元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而明子與梅生的家庭生命故事也有相近主題，研究者繪成圖 6，且呼應 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人生階段理論。兩人皆度過艱辛的童年，而童年時期母親為重要他人，梅生到了七歲都還在喝奶，母親是他信任與思念的人；而明子母親的嚴厲、專制則帶給她羞愧與自卑，促使她在成年後尋求獨立自主。

兩人的成年時期皆在擔負責任與追尋自由間擺盪，不愉快的婚姻使明子決定回到織布會社工作，卻因工作繁忙而將次女送養他人，然而她卻努力賺錢買房，給予剩下的孩子堅固的保護。梅生獨子扶養三個孩子長大，返鄉探親使他人生重拾光明，他在中年時期勇敢尋求第二段婚姻，卻引來子女反目。

無論生命是喜是悲，梅生及明子皆在晚年提出生命反思，明子認同自己努力存錢買房的舉措，讓她能擁有遮風避雨的家，度過自在晚年。而梅生至今雖獨居一人，卻談知足常樂。可呼應 Erikson 夫婦與 Kivnick (1986) 人生階段理論所提，晚年為維繫人生完整感將產生生命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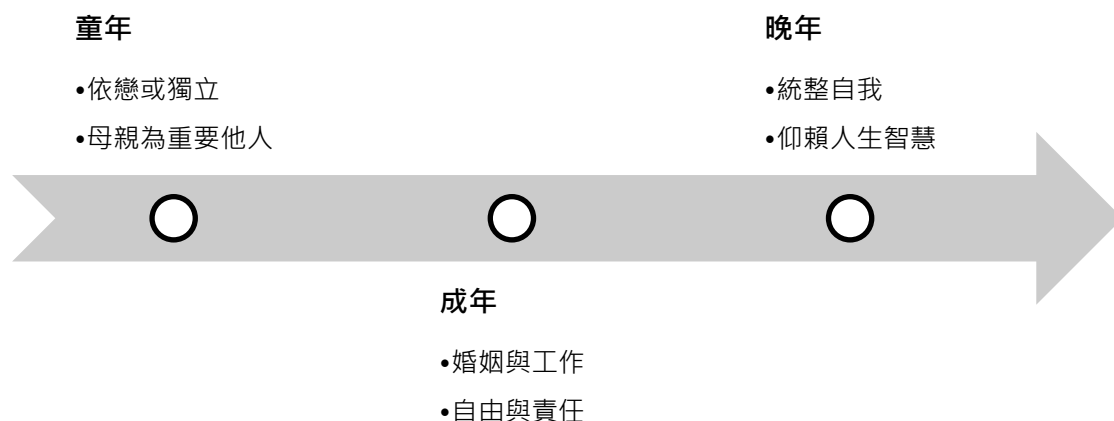


圖 6：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共同主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二、畫中有話，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認同

本研究基於 MacAdams (1988, 1993, 1996) 的生命故事模型理論，從高齡者的家庭生命文本中，分析其潛意識意象及意識形態設定，以理解他如何自我反思及與他者的關係中建構其自我認同。研究發現兩位高齡者家庭生命故事文本中的自我認同隨時間轉變，呼應 Giddens (1991) 所提「高度現代性」與認同之關聯。

明子自述在原生家庭中是個「像媳婦」一樣的女兒，自公學校三年級輟學賺錢養家，度過壓抑欲望與自主的童年；她結婚後仍要「要做事、勞動與忍耐」，所幸明子搭上 1950 年代開始台灣紡織自給自足、訂製服飾的大量需求的紡織業高峰，讓即使只有公學校三年級學歷的她仍能走出家門工作，達成自我實現並獨立自主運用金錢的理想（鄭鴻生，2010）。鄭鴻生（2010：228）曾寫道：「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降的二、三十年間，不少台灣女性在各種條件的配合下，爭相學得裁縫手藝為自己縫製多采多姿、花樣萬千的衣裳，應是充滿了這個時代女性自我發展的意義的。」

明子的故事更呼應 Giddens (1991) 的說法，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等高度現代性後果，讓人類能越來越開放地形塑自我生涯、具反思性覺知且被鼓勵構築自我，且自我隨個人特質、社會文化而轉變。她的故事反映出隨工業化而起的紡織業讓她能脫離「媳婦命」的身分認同，在婚姻階段走出家庭工作賺錢與買房，到了晚年方能成為有房、有自由、能笑笑過晚年的老人。

梅生的故事則呼應 Giddens (1992) 所提，現代性引起「親密關係的轉型」。由於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互動形成「自我覺察」的機制，無論是性關係、婚姻、家庭和其他制度都需要開始論及自由、協商、流動和專業分工，主體必須在自由和承諾間維持平衡，形成現代親密關係難以維繫的原因（Giddens, 1992／周素鳳譯，2001）。如梅生的第一任妻子到工廠工作幾個月後便向梅生提出離婚，而「返鄉探親」等地域的互動再次推進梅生的生命故事，與青島表妹結識而興起再婚念頭的梅生，必須在婚姻自由及與子女的關係間抉擇，他選擇了表妹及養女，卻失去與親身子女的親密連結，反映現代親密關係難以維繫的特徵。

研究者將上述發現繪成圖 7。雖然本研究關注高齡者的生命故事，並從其潛意識意象與意識形態設定看問其自我認同，看似是個人內存的小敘事，然他們的生命故事卻也反映時代變遷、政權更迭與經濟發展等社會結構轉變而引起自我覺察機制興起、親密關係轉型等影響（Giddens, 1991, 1992; Ravdal,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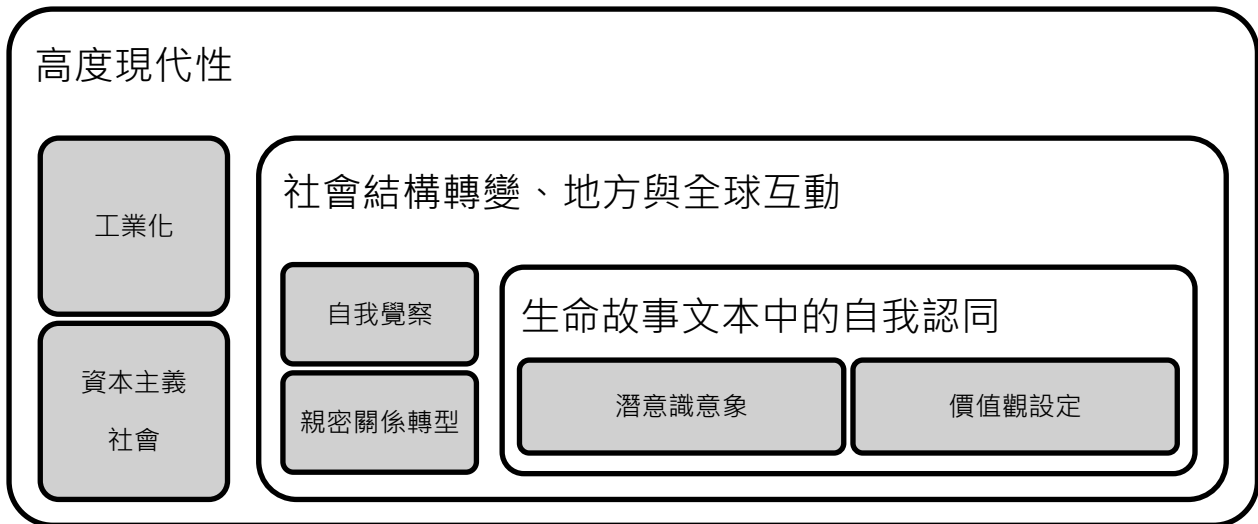


圖 7：高齡者生命故事、認同與現代化之關係圖

來源：研究者自繪

附錄：敘事元素編碼表範例

逐字稿段落	敘事元素	敘事元素說明
<p>梅：畫了一個山東半島地點1。我再去拿個小的椅子。((爺爺此時去房裡拿椅子給訪員坐)) 這個山東，我這樣一線式，這是平度地點1-1、這是青島地點1-2，現在平度劃為青島市，民國28年生的。</p>	地點1：山東半島	地點1為梅生兒時故事的發生地山東半島。
	1-1：平度	梅生兒時居住與生活的地方。
	1-2：青島	共產黨開始鬥爭後，母親帶梅生逃亡之地。
<p>我父親角色1姓王、母親角色2姓史，這個(♂，物件1)代表男、這個(♀，物件2)代表女嘛，我農曆臘月26出生。</p> <p>黃：臘月是12月？</p> <p>梅：臘月是十二月，還沒有周歲，我沒有到周歲的時候，父親角色1打個叉物件3，陣亡了情境1。在這裡共匪角色3慢慢進來情境2以後我們就遷到青島行動1地點1-2，在青島市區慢慢生活，我母親角色2改嫁行動2，嫁給一個姓劉的角色4，帶著我等於說一個拖油瓶一樣潛意識意象1。</p>	角色1：生父	生父死亡，母親改嫁，因此另有繼父角色。
	角色2：母親	經常出現的主要角色
	物件1：♂	代表男性
	物件2：♀	代表女性
	物件3：叉(X)	代表死亡
	情境1：生父死亡	生父猝逝，此情境引發梅生及母親的行動2。
	角色3：共匪	共產黨人士
	情境2：共匪進入平度	此情境
	行動1：搬遷青島	原住在平度
	行動2：母親改嫁	情境1梅生生父猝逝，引發母親後來改嫁。
	角色4：劉姓繼父	住在青島，梅生在生命故事中稱之「父親」。
	潛意識意象1：拖油瓶	過去女性若帶著前夫的子孫再嫁，子女便被稱為「拖油瓶」。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阿進(2013)。《一位中年女性生命重要事件之表達性藝術取向生命回顧探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王秀絨、郭玟伶、鄭月妹、鄭同僚(2015)。《彩繪人生：阿公阿婆畫圖說故事》。台北：洪葉文化。
- 內政統計月報(2017)。內政部統計處。上網日期：2017年2月8日，取自 http://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week10603.pdf。
- 甘芝萁、黃邦平、吳亮儀(2015.11.01)。〈老化警鐘！3年後進入高齡社會〉。上網日期：2016年8月1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28640>。
- 朱予安(2014)。《部落客的回想之旅：部落格的耽溺、流轉與記敘》。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學系碩士論文。
- 朱儀羚、康萃停、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譯(2004)。《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濤石文化。(原書 Crossley, M. L. [2000].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宋興梅(2016)。《韌力的展現～一位高齡者的生命故事》。南開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碩士學位論文。
- 李維倫譯(2004)。〈時間性〉，《現象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文化，頁191-211。(原書 Sokolowski, R.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李柔(2016)。《我的父親——一個泰雅頭目的生命故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碩士學位班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
- 李恩青(2017)。《台灣的南丁格爾——鍾信心教授生命故事研究》。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春蕤(2001)。〈反思與現代親密關係：《親密關係的轉變》導讀〉，周素鳳譯，《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頁iii-xvii。台北：巨流。
- 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嘉義：濤石文化。(原書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Inc.)
- 林秀雲譯(201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原書 Babbie, E. [2013].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3th ed.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 周伶利譯(2000)。《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人生八大階段》。台北：張老師文化。(原書 Erikson, E. H., Erikson, J. M., Kivnick, H. Q. [1986]. *Vital*

- involvement in old age: The experience of old age in our time*.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周素鳳譯 (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原書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范家榮 (2010)。〈創意老化方案執行與分析：以代間藝術方案為例〉，《台灣老年學論台》，6：2017 年 12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iog.ncku.edu.tw/files/archive/208_f5af4f56.pdf。
- 胡紹嘉 (2005)。〈于秘密之所探光：遭遇的書寫與描繪的自我〉，《應用心理研究》，25：29-54。
- 高震峰 (2012)。《照片中的影像解讀：陳素玉女士的生命故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 許佩瑜 (2013)。《一位童養媳阿嬤的生命故事——從自卑中淬煉堅毅》。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在職碩士論文。
- 陳欣宏 (1995)。《變遷社會中台灣老人家庭生活的初探研究：角色調適以及代間關係的現象解析》。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美伊、曾威豪、邱俊育、柯政華譯 (2016)。《創意式家族治療》。新北：心理出版社。(原書 Liana, L. (ed.). (2010). *Creative family therapy techniques: Play, art, and expressive activities to engage children in family*. Phoenix, AZ: Champion Pr.)
- 黃瑞祺 (2005)。〈推薦序：紀登斯現象〉，趙旭東、方文譯 (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頁 5-18。新北：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黃芮琪 (2013)。《家庭敘事之飲食記憶與生命傳承—以口述家傳菜餚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淑貞 (2014)。〈敘事取向表達性藝術治療之理論探究〉，《台灣藝術治療學刊》，3(2)：頁 31-45。
- 葉加敏 (2009)。《繪畫活動對日托老人幸福感影響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旭東、方文譯 (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新北：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臧國仁、蔡琰 (2017)。《敘事傳播：故事／人文觀點》。台北：五南。
- 《102 年老人狀態調查》(2014)。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上網日期：2016 年 08 月 27 日，取自 <https://goo.gl/RswWgN>。
- 廣梅芳譯 (2012)。《生命週期完成式》。台北：張老師文化。(原書 Erikson, E. H., Erikson, J. M.[1998].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劉開元 (2014.11.17)。〈阿嬤愛上畫畫 血壓 200 變 100〉。上網日期：2016 年 8 月 17，取自 <http://health.udn.com/health/story/6631/474958>。
- 鄭同僚 (2015)。〈敘事訪談的意義與方法〉，王秀絨、郭玟伶、鄭同僚、鄭月姝 (著)《彩繪人生：阿公阿婆畫圖說故事》，頁 233-244。台北市：洪葉文化。
- 鄭鴻生 (2010)。《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台北：印刻。
- 賴念華譯 (2013)。《藝術治療與團體工作：實例與活動》。台北：張老師文化。(原書 Liebmann, M. [2004]. *Art therapy for groups: A handbook of themes and exercises*. Oxfordshire, UK: Taylor & Francis.)
- 饒炎城 (2012)。《黃金印象——一位銀髮族的生命故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生命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英文部分

- Carrabine, E. (2016). Picture this: Criminology, image and narrative. *Crime Media Culture*, 12(2), 253-270.
- Cox, H. G. (1996). *Later life: The realities of aging*. (4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Inc.
- Crossley, M. L. (2000).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E. H. (1980).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Freud, S. (1949).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eidegger, M. (1996). *Being and time: A translation of Sein und Zeit*. Albany, NY: Suny Press.
- Josselson, R., Lieblich, A., & McAdams, D.P. (2007). *The meaning of others: Narrative studies of relationship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Kerby, A. P. (1991). *Narrative and the self*.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Inc.
- McAdams, D. P. (1988). *Power, intimacy, and the life story: Personological inquiries into identity*.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McAdams, D. P. (1993). *The stories we live by*. New York, N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 McAdams, D. P. (1996). Personality, modernity, and the storied self: A contemporary framework for studying pers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7(4), 295-321.
- McAdams, D. P., Josselson, R., Lieblich, A. (edited). (2006). *Identity and story:*

- creating self in narrativ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Rabiger, M. (2000). *Developing Story Ideas*. Woburn, MA: Focal Press.
- Ravdal, H. (2002). Introduction. In G. D. Rowles & N. E. Schoenberg (Eds.), *Qualitative gerontology :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 (pp.30-36). New York, NY: Springer Pub.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Thousand Oak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 Rubinstein, R. L. (2002).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with older informants: Some key questions. In G. D. Rowles & N. E. Schoenberg (Eds.), *Qualitative gerontology :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 (pp. 137-153). New York, NY: Springer Pub.
- White J. M., Klein D. M., Martin T. F. (2015). *Family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Listening to Elders Painting “Pictures”:
the Life Story and Self-Identity inside Family Paintings Made
by Elders

Abstract

Aging is inevitable in life; nonetheless, older persons’ memory accumulated through more than 60 year experiences is a treasure, abundantly containing “ordinary wisdom” regarding “how to live better.” On the other hand, families, as primary social groups, are inseparable from individual life.

This Thesis, by using the theory of eight stages of life and the “viewpoint of life history” of the family life course development theory, examined both the elders’ “family” memoirs occurred during their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s well as their self-identity reflected based on such stories.

Two elders were accordingly invited by this Researcher to portray “family life pictures” and interviewed in order to acquire texts of their life story with family as the theme. Further, based on narrative theory, this Researchers plowed through the essence of the texts, topics, narrative elements and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 reflected self-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transition.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in spite of their distinctive backgrounds, the family life pictures herein both exhibited some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family such as “money”, “houses”,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work-related signs.” Each story illustrated a distinguished theme representing its respective life stages: during the elders’ arduous childhood with their mothers being the significant others, they ha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reliance and independence; while in their adulthood, they inevitably encountered dilemmas between “marriage and job” or between “liberty and duty.” Irrespective of ups and downs, the elders both presented life wisdom upholding their completeness of life. Further, the elders’ self-identity revealed through the texts of their family memoirs often changed as time passed by, which corresponded to Giddens’ proposed concepts of “high modernity” where people’s self-awareness began to grow and the pattern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gradually transformed.

Keywords: life story, the elders, family, self-identity, painting